

同穿一身白， 相互扶持的好夥伴

Doctors & Nurses To Be Good Partners Wearing White



廖家麟

花蓮慈濟醫院
神經外科主治醫師

老實說，我是個不愛穿醫師袍的醫師，所以在住院醫師訓練的期間，常常都是處在便服 VS 短白袍的狀態，但是成為了主治醫師後，為了不要被家屬誤認為是路人甲，也覺得肩上的責任更重了，我終於還是開始了套著白袍的生涯，似乎有比較融入這個 dress code(著裝要求)永遠是白色的環境。隨著時代的變化，我自己認為現今的護理師在醫護關係間愈來愈脫離過去有點上對下的關係，取而代之的是，以同事的角度在病人照護上的平行連結。不管怎麼樣，對我這個從見實習到取得專科證照都在花蓮慈濟醫院的人來說，碰到熟識的護理師們的日子是很有「時代感」的。

從見習醫學生(clerk)時期開始，對於穿著白衣的護理師們，到如今的主治醫師身分，其實心境上會有很大的轉變。我都還記得第一個月見習的時候，碰到剛入職場的新人 SICU 護理師，雖然是菜鳥對上菜鳥，我年紀還比人家大，那時還厚著臉皮問：「姊，請問我現在應該要怎麼辦？」結果只獲得了



「你不要叫我姊！」的回應，當事人目前還很常在查房的時候碰到，彼此都成為老鳥的我們每次碰到，我都會回憶起那個畫面，但是我猜她應該忘記了，我希望她也最好不要想起來，真的是太尷尬了。

直到成為了 Intern(實習醫學生)還有 PGY(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終於是護理白衣姊妹兄弟們眼中「稍微有功能」的人，這是我覺得跟每個單位護理師們打成一片的吃大鍋飯階段。時間一到，總是會有人打電話來問你要不要一起訂便當，晚上值班時，除了接病人接到昏頭，還要一起跟自拔鼻胃管、尿管的病人奮鬥，一起壓制躁動的病人，各種跑腿打雜，每個單位都可以打上幾聲招呼，很有一起奮鬥的感覺，除非是個眼睛長在頭頂上的人，不然我覺得這個時期最是貼

近護理人員日常的階段，日後會不會是值班黑名單，會不會是個對患者貼心的醫師，從這時候護理師們的反應也能略知一二。

而後，變成住院醫師的時期，忙炸了的狀況下，大家脾氣也愈來愈差，還能夠維持溫柔對待護理師們的醫師，常常都會成為各科的人氣王，雖然隨著能力漸強，碰到白衣新人的各種神奇出招，例如值班時的這種來電——「醫師，病人收縮壓 106，晚上九點血壓藥還要不要吃？」醫囑上明明寫著「小於 110 勿給藥」，偶爾還是會有理智斷線的時候，即便有情緒，但我想重要的是要怎麼去表達這樣的「不合理」，而不是去破口大罵這個正在協助你照顧病人的白衣新人。醫師也不一定永遠是對的，你或許只是當年聯考分數高了些，但臨床上



不認真學習看病人，反過來被瞧不起的，就是我們這些穿白袍的，記憶中就曾看過有學長被資深護理師反問，說實話就是被電爆，這當事人也還在院內，所以我總是用著尊敬的眼光看著這群院內的白衣瑰寶。

現在已經成為主治醫師了，其實又是另外一種角度，講來有點不好意思，護理師們看到我的白袍變長了，給我的面子好像更大了一點，只是沒有以前那種同甘共苦的感覺，不過或許這就是個進程。但完整承擔起病人的責任後，壓力真的山大，不過護理師整天接觸我的病人的時間比我還要長許多，雖然在臨床上的決策者是我，但是護理人員就像神經的樹突與軸突，沒有他們的傳遞與回饋，我沒有辦法照護我的病人，沒有依靠護理師的付出，再有想法都是空談，每一位護理師都是在他的上班時間協助我一起承擔病人的照顧與期待，任何一件反饋其實都有可能會讓病人的病況與決策翻盤，或許也只是護理師的一個小舉動或小說明，就能避免白袍上法院走一遭。

最後的一個感想，「白袍 VS 白衣」，即便在這個追求正名的時代，其實都還在追尋我們自己的價值，但不管護理師白衣或醫師白袍下是誰，我們最終都是需要相互扶持的角色，或許我們改變不了某些刻板印象，但為了病人與我們各自的家人、生活，集合在了這個空間中，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變成好朋友，但至少穿上這一身白，都要能成為好夥伴。☺

